



手书题一解：

在郑州生活了十多年后，我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
 是乡下人，郑州人意识慢慢强起来，大家一
 人家问，我就说我是郑州人。自然，但已经
 却不想。虽然我们郑州还不是完美的城市，但已经
 是我个人最热爱城市了。我相信我，郑州
 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一个具有高级文明，现代化城
 市。让我自豪。于是，我就把这个名字放在
 在郑州来讲，请我一人来到郑州来
 名。说白了，也就是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
 因为早年没上过大学，年轻时候在工厂里
 转悠，总害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学问。所以，我的
 作品里的喜欢比划一些哲学语录来装
 面。甚至有时候还摆弄几句哲理来迷惑些理科。

Chinese
 Best
 50
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活鬼

张宇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张 宇

活 鬼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3 辑: 1978~2000/贾平凹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3-8

I. 中… II. 贾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3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 第 3 辑

活 鬼

作 者: 张 宇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825 千字

印 张: 136.875
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3-8/I·1509
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0 册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活鬼
66	/	没有孤独
121	/	自杀叙述
171	/	城市垃圾
205	/	阑尾
240	/	乡村情感
290	/	黑槐树
342	/	城市逍遥
391	/	枯树的诞生

活 鬼

漫漫长长一生，飘飘零零一世；明明白白是一个人，又似似乎有一个“壳”。荒唐之中说荒唐，且又阴差阳错。人乎？鬼乎？鬼乎？人乎？

—

旧社会有三教九流。

三教是：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九流是：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

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。

上九流是：一流佛祖二流天，三流皇上四流官，五流阁老六宰相，七进八举九解元。（进是进士。举是举人。）

中九流是：一流秀才二流医，三流丹青四流皮，五流弹唱六

流金，七僧八道九琴棋。（丹青指画家。皮指皮影。金指卜卦算命之人。）

下九流是：一流高台二流吹，三流马戏四流推，五流池子六搓背，七修八配九娼妓。（高台指唱戏的。吹指吹鼓手。推是剃头佬之类。修指修脚。配指配种。）

不过，三教九流，对山里的百姓来说，太高太远的巴结不上，一般都尊敬读书人。侯七上学时，爹就交待他：“娃子，好好念书，书里头有大肉白蒸馍。”娘也嘱咐：“等你上学认了字儿，过年写对联再不用黑碗底砍圈儿。”

但侯七生就一个流氓蛋，枣胡解板儿不是大料。在学校学不进去，先生老揪他的耳朵。放学回来也是惹祸妖精，尿到人家小娃的鞋洞里，屙在人家倭瓜里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。爹娘也就心凉了：“命里没有不强求，仰板儿脚尿尿，他想流到哪儿算哪儿吧。”

但侯七却不这样悲观。正经书看不进去，闲书倒看了不少。古来多少英雄豪杰，有几个念书成气候？大都是杀人放火，拉起人马占山为王。他就想啥时候俺长大了，也一条枪打出去，就占永宁城背靠的闯王坡为王，抢两个好看的闺女做押寨夫人，那该有多好。

永宁县，旧社会土匪多如牛毛。不少土匪头子让国民党收编以后，都封个营长、团长的官儿。侯七就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先要当土匪。怎奈年龄还小，干不了杀人放火的勾当。干急。能干什么呢？看准机会就揪人家的头发摸人家的脸。女孩儿哭着骂他不要脸，他就说：“休要无礼，为王我抬举你，不要不识好歹。”女孩儿如果再骂，他就要无赖：“你们骂吧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臭布袋。我算过卦，先生说我这辈子是怕老婆的命。”

……

人对脾气狗对毛，流逛蛋结交流逛蛋。侯七专找些调皮学生烧香换贴，给先生捣蛋。有次写周记，侯七故意胡乱写：“昨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听得楼上，叮叮咣咣，点灯一看，原来老鼠在打仗。”学校里搞课外活动，让编写些谜语。李五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句脏话，问侯七敢不敢交给先生。侯七说咋不敢！提笔抄写一遍就交了上去。那四句是：“黑山林中一老翁，整日飞走在空中，虽说不是神仙位，神仙造死它造生。”末了还注上：“打一扁”。气得先生大发脾气，给他记了一过。

书读不进去，却爱唱戏看戏。没有道具，就弄些荆条缠上花布当马鞭子。拿个牛笼嘴糊上纸，染上黑，绑两块铲锅刀样儿的纸片，就做成了官帽。校内校外，胡唱八吼，一千人就说：“早晚也是下九流的坯子。发不粗，长不大。”

那年夏天，崔兰田的戏来永宁同乐台唱。上学的时候侯七就拐到戏场儿看地形，夜黑里好上树骑墙头。到戏场一看，场子中间却栽了些木杆子，又绑些横杆儿，戏场儿正心里围成了一个方格子，格子里摆几把太师椅。不像过去大地主祭祖看戏搭得神棚，又不像城里人看戏坐的包厢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叫县政府老爷们看戏坐的。他火了，日你妈，老百姓掏钱儿，叫你们这些狗日的坐正中，美死你们哩！上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就串通那些朋友，要去闹事儿。下罢晚自习，他们就翻墙过去，串胡同混进了戏场儿。每个人都带一把小刀，别在腰间。先在人群里挤，挤到中间就掏出刀子，把绑在横杆上的绳子割断，一下把杆子推倒，专门捣乱叫县政府老爷们看不成戏。

县太爷看戏，警察局长王鹏举亲自带着人维持秩序。发现有人捣乱，就是看不准哪一个，看见一个也挤不过来。没法子，就让警察局的黑狗们举起手里棍子乱抽乱打。侯七他们抱成团，说挤都用劲挤，前边一倒一大片。顿时，娃子叫爹，闺女喊娘，戏

场乱成了一窝蜂。

侯七他们这一伙里的大个子杨忠信，脾气野，上去一把抓住黑狗手里的棍子：“奶奶的，你打谁哩？”一用劲把棍子夺了过来。侯七看着把事儿闹大了，高兴极了，冷不防把杆长枪也夺过来踩在脚下。警察局长王鹏举急了，往天上打了一枪，这算把戏场打炸了。人群一股子一股子往外窜。戏子们也在台子上吓得乱叫喊。

枪一响，侯七怯了，看着不对，就吆喝着往外溜。黑狗挤过来抓他，他顺手抓了一个老头的帽子往头上一扣，挤出了戏场儿。等逃回学校，才知道就跑回来他一个人。娘的，把弟兄们扔了算什么好汉！心里一动，敲响了集合钟，看着先生和学生们都窜了出来，他就大喊大叫：“警察局在戏场无理抓人，把杨忠信和李五抓走了。”其实，他也不知道杨忠信和李五是否被抓，只因事急，就胡乱叫喊。

那时候的学生们最爱闹事儿，一呼百应。侯七在前头喝一声：“有种的跟我来，去救学友呀！”后边就跟了一大群。谁知道跑到半路就截住了他们，杨忠信根本没有叫逮住。只扭住了李五，也马上放了。因为王鹏举新近搞上了李五的姐姐，正打得火热。姐姐一出头求情，就放了人。并且，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，事后竟然也没有追查。

闹了这么一回，侯七算出了大风头。都说他是英雄好汉，早晚要出人头地。他也自觉得不同凡人，连王二爷贵姓也不知道了，对一群换贴拜把子弟兄胡吹乱擂：“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，你们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将来我发了迹，给你们都弄个省长县长干干。”一群娃子也指天发誓，要跟着侯七闯天下。石心太还口口声声叫他万岁爷。他也被捧得晕乎乎，觉得从此就要发迹。哪料到过了两个星期，学校里忽然贴出布告，把他开除了。

侯七背着书包和铺盖卷回到家里，爹娘垂头丧气埋怨他不争气。他却气昂昂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个啥？自古贵人多遭难。开除算什么！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、发配的发配？实话给你们讲，不光开除，我还想坐牢呢。受的磨难越大，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。”

不久，日本人来了。一千人跑老日进了南山。侯七把爹娘送到山上，回身就走。娘问他：“娃子，你还去哪儿？”侯七说：“你们别管我。如今是乱世之年，正好闯人物。等我发迹当了大官儿，好来接你们回去享荣华富贵。”

娘死活拉住他的手不放：“侯七呀侯七，日本人杀人放火，全都是些黑心烂肝肺。枪子儿不长眼，你回去就没命了。抗日叫别人去吧，啊？咱中国恁些人不缺你一个。”爹叹口气把娘的手掰开：“叫他去吧。我咋看他就像是天上的螃蟹下凡，就叫他去任意横行吧。不能留芳后世，能遗臭万年也不亏他来世上走这一遭。”

二

日本鬼子侵占洛阳之后，向西进了伏牛山。麦黄梢儿时把大洋马牵进了永宁县城。日本人打的是太阳旗，永宁百姓就咒他们，洛阳落阳，鬼子天数已尽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。

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倒还有勇有谋，见了鬼子却像老鼠见猫，逃的逃了，散的散了，留下的便做了汉奸。原来的县警察局长王鹏举，摇身一变，换了顶帽子，又当了便衣队长。拿着日本鬼子的屁股壮他的脸，伸长舌头舔鬼子的屁股沟子。仗着鬼子的胆，把往日偷情的女人干脆接到队部里，明铺夜盖，禽兽不如。

看着走狗耀武扬威，老百姓气得头发梢儿疼，骂得他八辈子祖宗在老坟里乱蹦。王鹏举的老爹知书达理，极要脸面，在街里让一干人吐了一脸唾沫，丢人不下，回家去一根细麻绳引他上了奈何桥。

但是，日本鬼子再厉害，永宁人岂是好欺侮的？早恼了山里百姓。日你妈，中央军还不敢欺我永宁，你他妈外国人还敢来俺永宁拉屎屙尿？欺天了！揍你个狗日的！大土匪头子程守文竖起大旗，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。鬼子占洛河北，他就占洛河南，与鬼子势不两立。打了几仗，却也见胜见负，大长永宁人志气。程守文就吆喝：“我想着日本人的脑袋是铁打铜铸的，刀枪不入。原来也他妈是人做的，割下来照样当尿壶。”

眼看着日本人像霜打的草，没有几天阳寿。王鹏举有点后悔了，一天，他把李五叫来说：“只想着叫你姐跟着我享福，谁知道前头的路是黑的？我这辈子老是不顺，靠山山崩，靠水水流，靠树树歪。趁早，抓几个钱在手里才保险。我手里有批货想出手，你能不能找个人弄出去？”

自从李五的姐姐当了王鹏举的小老婆以后，李五总想靠姐夫的权势谋点事儿干干。王鹏举差点把他弄进汉奸队，还是这女人挡住了。她对李五说：“兄弟你小，别乱扑腾，舍上姐姐一个人吧。万一你一脚踩空，咱李家就没指望了。”李五这才没有染指。如今姐夫找他谈买卖，他当然有兴趣。

“姐夫，啥货？枪还是土？”

“不是枪也不是土。是啥货，你姐对我有交待，不叫你知道。万一我叫人打死了，你姐也有人照应。”

李五想了想说：“姐夫不说，是向我。只是这货要哪号人才能出手？”

“泼皮胆大，心眼多的主儿。”

“有了。”李五一拍大腿，“我有个同学叫侯七，阎王爷的鼻疙瘩他也敢摸。”

当天晚上，侯七被李五拐进了便衣队。进了王鹏举内室，正遇上李五的姐姐。都是一个街的熟人，她忙让烟让茶，一会儿眯眼笑笑就躲出去了。侯七心里犯疑，别他妈叫我当汉奸，我可不干这卖屁股不要脸的勾当。

“侯七，我听人讲，你这小伙子讲义气，好朋友。”

听到夸他讲义气，侯七眉飞色舞起来：“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吹。若论朋友行，谁不知道我侯七？”说罢他觉得有点空，想举那次闹戏场的事儿做活例，一想面前是王鹏举，便卷了舌头。

王鹏举像个耍猴儿的，敲着锣叫侯七爬杆儿，说了一大堆奉承话，把侯七捧得上天了。末了才递给他几页纸，让他过河去，到洛河南岸送给程守文。并补充说：“这可是一大堆活钱儿，拿回来咱们平分。”

侯七觉得蹊跷：展开一看，脸差点变了颜色。是啥？是情报。上头写着日本鬼子的数目，活动规律，便衣队的编制，等等。

“侯七，你大着胆要价。这货，要多少，程守文出多少。是弄家儿，他连价都不还。”

“……”

看着侯七一声不语，王鹏举冷冷笑几声。侯七忽然醒过来，这种事一旦说破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干不干身后都有枪口盯着后脑壳。干！娘的，干成了是一堆活钱儿。干不成败露出去也落个抗日英雄。

第二天，侯七大摇大摆出了永宁县城。他虽然泼皮，并不粗心。离家走时专门穿了身脏衣裳，过河时又对船家叫苦连天付不起船钱，只留下两个蒸馍。不是他坑人，只怕露出身份，让洛河

上的刀客劫了他。连程守文的面都没见，就叫人害了性命，那就太亏了。

程守文的司令部扎在范村。过洛河后要走二十来里路才能到达。侯七一路走一路盘算，见了程守文不要慌，应该一份一份往外拿，不能一下全亮出来。亮货之前，要先讲好价钱，撩起衣襟把指头捏清楚。如果程守文大方，主要情报还的价钱大，就应该把次要的情报白送给他。像卖红薯的一样，买了大的，添个小的。如果程守文一个钱儿不给咋办？日他妈，就是一个钱儿不给有什么要紧？白送给程守文也算我一份见面礼。反正是中国人打日本人，给他妈汉奸王鹏举讲什么朋友不朋友！程守文要看我能干，说不定还封我个官儿呢。

过去洛河第一个村庄是陈宋。坡上的庄稼地里，收麦后已经开犁，一千人都在种秋。有的穿着小汗褂儿，有的光着黑脊梁，汗珠子在脊背上流着。这年头老百姓还能这么消停种地，真不容易。侯七走得热了，把褂子脱下在手里晃着，忍不住唱开了路戏儿：

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，
想起了朝中事愁锁眉间，
宋王爷……

“宋王爷”刚刚唱出口，正把嗓门往上调，从上崖地跳下几个人，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眼，三两下把他绑了个“老汉看瓜”。

“松开松开，你们吃豹子胆了，敢把老爷我绑住？”侯七想着可能是绑票子的，就先用大话唬。

“你是谁的人？”

“谁的人？我是程守文的人。”

“胡扯淡。”侯七屁股上挨了一脚。“我们才是程司令的人。”知道不是绑票子的，侯七才放了心，不再怕刀客弄死。他就又胡